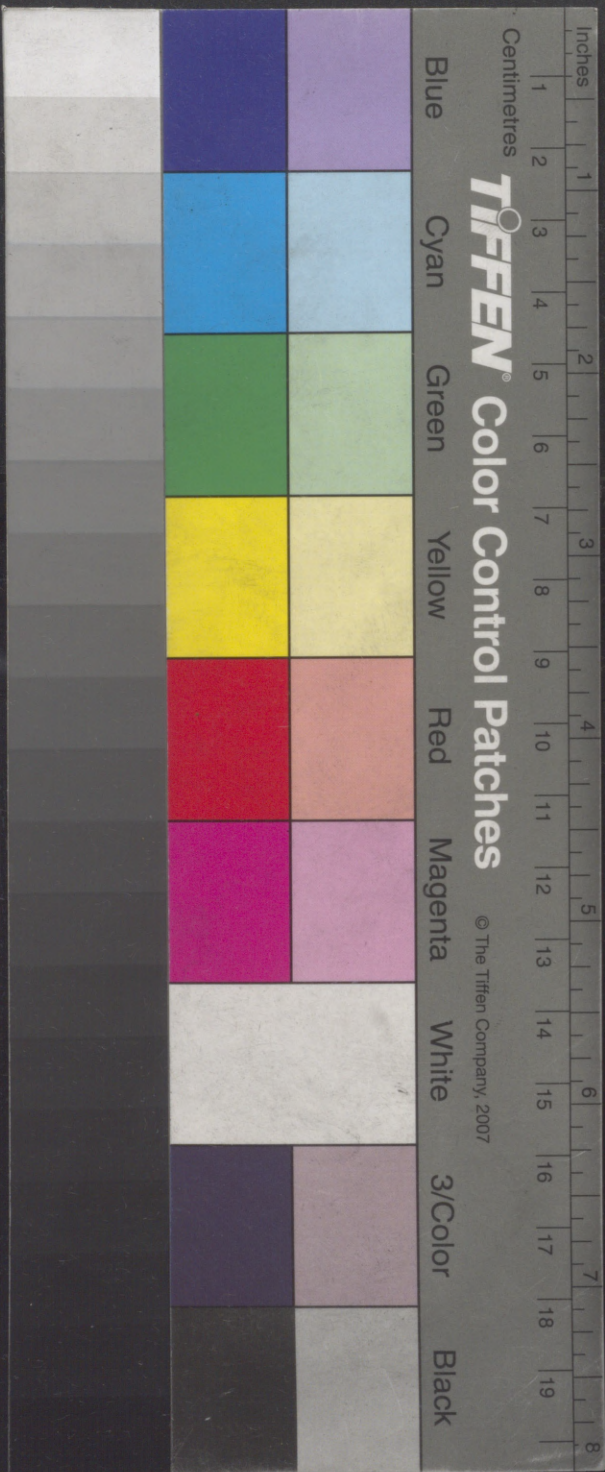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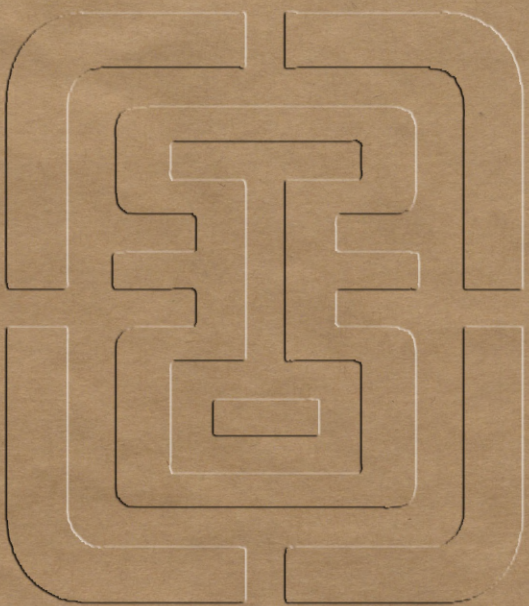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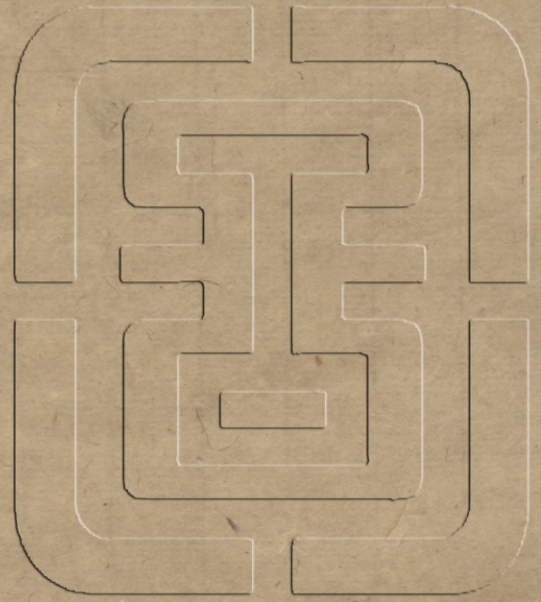




二四七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主義明王者

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玉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

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開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

即黑壤蓋二名為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白會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

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注疏注據公至

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有疾也注乃難辭也

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注乃難辭也○說文子曳

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疏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下

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何言乎有疾

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疾無惡疏注據公至

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

勘記出乃復殺恥云聞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為弑遂誤改此爾紹熙本亦作殺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

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

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

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敖當誅遂當絕疏喪注聞

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

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

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

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

問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

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實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為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為不能即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侯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敖不至當絕○以敖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敖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敖也舊疏云敖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弒君而宣公不以為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王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

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

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注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

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

据以難鄂

本無也字貶曷為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据叔至不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

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

難為弒子赤貶疏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

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弒子赤者也

其諸則宜於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注据翬終隱之篇貶

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据翬至中貶○即隱

下伐鄭傳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十年夏翬

帥師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

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

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

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為

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

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為歸父後夫宗不得絕也地者

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為不去樂

張本疏注此解至赤也○即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

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

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

娶嫌為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為

喪娶貶弒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

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

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据以訂正即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

州又即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

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

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

字當据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

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即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

嫌為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弒而於宣貶者正

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

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

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

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

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間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後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為大後同宗則可為之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通典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為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則地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

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去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即是有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為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初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為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初祭非禮也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釋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

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
之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
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

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
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繹至神

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
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
而繹爾雅釋天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
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
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
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韋注繹又祭也唐尚
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為祔于
外注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
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為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
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為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
天子九獻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
圭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

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
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
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龕前東向束茅置地上而持鬯
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
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
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
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即灌神無二事
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為春秋說文絲
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為賓
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由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
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
之賓尸耳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注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
位在西也此三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正義釋宮云開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
祔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祔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祔
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
於其堂也祔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
同時也又云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
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祔二是繹祭之時設饌於廟

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祊是
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
祭饋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
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饋尸禮崇也饋尸則
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
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
與大夫饋尸異者饋尸在祭日釋在明日饋尸於廟之堂釋
則於廟門之祊饋尸但存獻尸而不祭釋則又祭故名曰釋
又卿大夫饋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絜尸俎是也釋祭
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為視牲周禮牛人凡
祭祀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
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
時是正祭朝踐時也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
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饋尸於
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祀祭于祊傳祊門內也
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
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
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
於祊即此禮器云為祊乎外注祊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
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為
明日釋祭之祊誤胡氏培翬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釋對

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
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
今乃在庫門均為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祊言朝事明是
三事鄭乃釋與祊牽合為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
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饋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
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豕六十五
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士皆同祝侑尸入飯後見其異也此
賓尸即禮之饋尸儀禮校勘記饋徐本作賓按通篇饋尸之
饋或作賓或作饋諸本互錯據經文作饋當以饋為正賓饋
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饋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
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贊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
事祭時堂事饋尸是也其土曰宴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
三飯後僅有獻賓眾及旅酬無算爵節無饋尸之禮宴尸
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及殺於下大夫之不饋尸者也○注必
釋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為之設祭則無有過
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
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
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
東房薦韭菹醯醢疏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饋尸即天子
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饋尸之異
於正祭者埽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

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饋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饋尸
 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饋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饋
 尸牲體進膳與正祭牲體進下異饋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
 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
 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饋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
 錄之饋者禮之意釋為饋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
 乏故次日復饋禮之意○注殷曰彤周曰釋○爾雅釋天周
 曰釋商曰彤郝氏懿行義疏云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
 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
 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
 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為融故左氏隱
 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
 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尚書
 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大俗字然否曰說文
 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多聲即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
 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
 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者彤當為余箴反轉為余弓切
 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
 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
 錢郝二家之說極為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
 其下仍有夏曰復酢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
 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釋

欲道今日所尋釋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
 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
 因而絕彤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迫近而不尊故
 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
 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為尸○禮
 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
 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
 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
 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為尊也
 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
 子以卿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
 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為卿士者亦為尸以侯伯七命王朝
 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
 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
 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
 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
 大夫為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
 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
 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祔後則夫婦其尸取諸同

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禮記曲禮云為人子者不為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禘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禘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

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邶風簡兮云方將

疏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竿注干楯也方言注干干也詩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正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為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

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為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

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籥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

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為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

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為羽舞者矣或為衍字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据入至言名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惠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為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紘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為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

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為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為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

字此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注廢置誤衍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

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大關注于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為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

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

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為置如祖之為存苦之為快亂之為治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

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為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為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為之也穀梁傳以其為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

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

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

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

非禮也卿卒不釋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

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

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

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

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

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

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

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

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

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

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

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

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

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

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

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

常祭之日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按曾子

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

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禩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

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啟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

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在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

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

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避

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

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前有常日自啟至反哭當辟此郊

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至反

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

公羊義疏四十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
 知也留子問又云大夫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
 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
 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
 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
 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
 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
 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
 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為昆
 弟之為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
 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
 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嬴在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
 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
 牛哀虎變鯨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
 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書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
 吉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龍兮鯨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
 同或疑張叔為能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為熊皆于陵
 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
 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
 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

耳

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
 今之花苗紅苗黑獾獾白獾獾各有其種類

楚人滅舒蓼疏

穀梁蓼作鄧釋文鄧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
 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鄧舒庸

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
 本或作鄧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縣縣釋
 文蓼音了字或作鄧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
 本又作鄧音了說文邑部鄧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
 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鄧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
 文鄧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
 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
 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
 廬州府舒城縣為古舒城廬江縣為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
 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
 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
 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
 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
 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
 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

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

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包氏

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為

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据歷

八月二日亦為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

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書食

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

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

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為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

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

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

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疆紹熙本同五行志

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

遂疆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

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

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

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左氏作敬贏古頃敬同韻包氏

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注

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

繫氏楚以熊為氏羊為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

以熊為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

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

時熊暉是為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鬻名熊子孫以熊

為氏也鬻從鬻米聲蓋即芊字錢氏姑說文斟詮說也楚女

或稱芊左傳女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氏頃熊是也僖八年用

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齊僖

公使用為嫡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

也。柩以己丑日出。次日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

中始克葬是其難也。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

注問定至克葬。○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即定十五年九

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

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

葬而乃異文是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

以連而問之。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弓曳詞之難也象氣出難

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

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

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

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

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地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地日有食之老

聃曰且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

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為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

即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為重難之詞

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者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

無訕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

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

乃葬也疏。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定十五年穀

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

云匱之與五日翁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

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為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

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

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杖杜而多為恤言乃多為憂也

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

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曰曲禮卒哭乃諱雜

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
作為之難鄭注詘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
氏意似詘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
其情其為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
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國牛憂之情見
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難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
絕族為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
言難言之事必須切而行之蓋切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
情故夫子以為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
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曰下與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
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即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
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
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廣森以為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地不可因雨而乖有進
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
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山當卻
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明士以上皆為雨
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日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
託為灤水醫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
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
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

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
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
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
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為雨止與
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
對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在廟及
在路及葬皆為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按經文是已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
而卻期無為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
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
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
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
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為事
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
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
幄柰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其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
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
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韜緯碑窆儀注既繁
厥葆荼蜃工力復贖定莊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
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
不戒此非蓑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
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

與天子諸侯亦不為兩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
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啟以前雖庶人亦為兩止不得責其
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為政篇文兩則不得行禮
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
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
暮鄂本莫作暮綿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
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止不乎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猶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
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去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為
無日而慝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
日中莫謂下俟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城平陽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
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
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為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
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
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

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
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
所城未知為
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

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西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
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
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
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
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
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
亦無所為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
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
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
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
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
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
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贏為夫人者以夫人
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
禮為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
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眾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
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
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
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
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
爵誦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
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
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
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
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
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為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
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為妾子為母依喪服庶子為後為
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禘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
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為妾母三年經無譏文
得合下禘禘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禘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

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
正之今以不譏為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
為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為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
得合禘禘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
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子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
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
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
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
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
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本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按如漢藝文志引小義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怒泥後漢章帝
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為孔
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為孔子非史何妥
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為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
語此章為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
為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為不以禮節之矣有國
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為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
義論家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南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

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

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

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

葬數疏亟行禮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

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

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

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贈襚之屬皆是葬前之

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

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

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

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

云亟屢也魯邾子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

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

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

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

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

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

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

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葬在僖二十三年十二月葬

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

八月滕子卒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補刊石經左傳九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疏西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

公羊義疏四十六

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

疏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

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諸侯葬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

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二日

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卒于會

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

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

疏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

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明當時有乘危伐喪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

雖卒於會上危愈於意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

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

故篡也**疏**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

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閭監本同毛本雖

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

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

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

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

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

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

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

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言

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譴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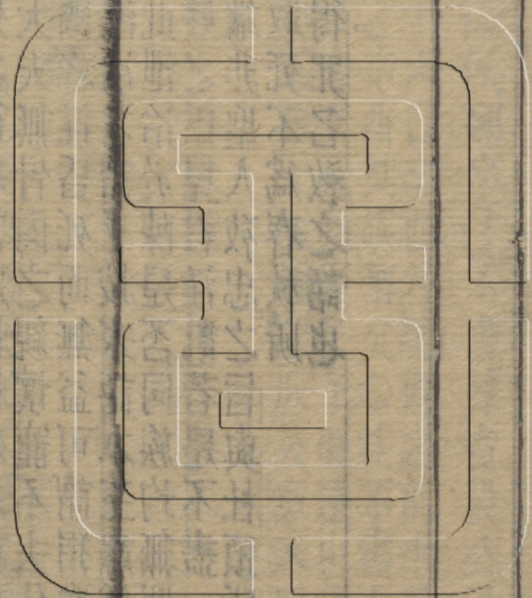
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于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偽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為此泄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据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即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為春秋所貴者同為得罪名教之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年盡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

据注

歸至言我釋文作僂云本又作闕校勘記云闕監毛本闕作僂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僂冬齊人歸謹及僂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於我注

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闕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為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闕

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七

一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頃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齊已言取之矣注齊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齊已言取之矣注齊

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其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

宣有禮還後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

○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實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

月書丙辰据麻為月之三曰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為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

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六分八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被注云是後楚莊王

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為楚盛中國衰故為事重日累食著與也五行志下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

己巳齊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

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

序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僖二十八年其稱崔氏何注据齊高无咎出奔名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為采邑疏注据齊至奔名○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

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 貶曷為貶注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為采邑矣

据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据外至不貶○舊疏云即上 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法戒明王

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

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考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為舉族允乎鄭釋之曰云

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不欲其身反又不欲

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杼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為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

義鄭為節之非遁詞乎又以為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

良人為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為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

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

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為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

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為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

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才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

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夫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

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

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

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為兵連禍結重兵害眾之故但不為大惡爾

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

皇清經解賣扁 公羊義疏四十七

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即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為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樂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樂書弒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

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疏注不言至朝聘

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 据叔服不繫

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

疏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

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 子者王子也天子据以為難也

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

疏注天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

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

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
王為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
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為加殊
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
肉貴以其今王母
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糶

左氏穀梁作糶按糶字廣韻在

釋廣韻在二十一昔為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
相通段必有一誤杜去釋邾邑魯國鄒縣北有釋山按文十
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釋則釋為邾婁都魯不得取之
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
盈不如須胸日
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

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糶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

○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
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
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獲且亦齊出也而
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行而非其
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糶事見上
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

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
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

刺譏當
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

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賑振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注

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

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
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
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糶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

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日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

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為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連故也經

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

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徵舒見下憂中國即

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

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

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欒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

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

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

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是也通義云會文

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

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下入陳稱子疏注据下至稱子○

也注据下入陳稱子疏注据下至稱子○

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

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

春秋貶其文不子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

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不與

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

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

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

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

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

中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

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

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曷為不與注

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据善為齊誅之疏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

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

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

難實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

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

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

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

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法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

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

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而文不與文

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為中夏羞也

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

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

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

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

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

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眾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

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

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

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

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

○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

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

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

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

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

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

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

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為

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

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

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

者為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

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

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

轅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為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

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

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衰之而後貶之先衰之者以

為陳人力不能討齊為大國晉為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

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衰之然

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為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

○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干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為寡辭而言為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為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甯作益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

通義云据糾及接

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為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為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納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為其不能納書也

公黨與也注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

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

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為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

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即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

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為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泯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為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詰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于陳故省文耳則即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為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

葬疏注据惠至子葬○即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下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

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

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

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怨陳臣

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

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

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

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

義也所以春秋存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

怨陳臣子無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

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

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

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微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

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

肯以為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

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

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

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辭一則泄冶有罪

是書經釋義編 公羊義疏四十七

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
○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
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詰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治無
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
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
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
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
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
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
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詐楚功
特公黨與耳故書納
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收績

疏包氏慎言

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
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
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
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
邲曰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即是水也京相
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即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

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
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邲水即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
即楚戰處說文邑

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

疏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偏也
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為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

疏注据城至敗也○即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
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
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

疏注不與至惡晉○舊
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亦為

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禮也
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

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
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

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
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
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

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甯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晉侯之匹林父大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不臣故知惡晉也

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疏注據城至為禮○彼注云

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

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

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廩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

日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

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

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

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

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

謂之衢疏注於逵路注塗方九軌日遠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日衢孫炎云交通四

出蓋衢為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

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為權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鄭伯肉袒

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鄭伯肉袒

疏爾雅釋訓云檀楊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膾

又作袒是也詩檀楊暴虎今詩作袒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檀楊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楊衣按孫李不同郭

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臚李郭說是也袒去襦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襦也衣部襦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為臣隸也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

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旌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接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為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為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菽此直以茅旌為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菴館注菴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菴謂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苴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苴者謂苴茅以為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藉義也故謂之藉苴者謂苴茅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菴義同苴說文艸部菴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藉鄭注菴士虞禮所謂苴苴苴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為藉名曰苴或作菴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其菴館鄭注菴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苴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如何據也茅為草名旌則旌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為旌旌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旌春官司常析羽為旌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注旌牛尾著干首是也其用旌者則謂之旌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旌牛尾為其耗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旌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旌為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是節即旌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旌旌者其自比於行

皇清經學疏四十七

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
 从毛聲茅从予聲古毛聲予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髦彼兩
 髦之髦說文作髡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髡是其例也新序
 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旄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
 春秋也較何氏本為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
 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旄無注或曰時楚以茅
 為旄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旄旄刀皆祭祀所用示
 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旄以自比行人則執鬻刀又
 將何為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菹說者以為藉祭之物而祭之
 用菹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幟即肆師之表盥盛
 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菹為之一
 共之鄉師一其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
 作包然則茅之為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旄蓋以宗
 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
 心也鄭眾亦云屏攝束茅以為屏蔽韋昭以屏為屏風攝
 為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抑風靜女自牧歸荑傳
 荑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
 奉事於上也是也

右執鬻刀注鬻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
 說文艸部茅菅也

疏注鬻刀至
 鋒有鬻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

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鬻也
 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
 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鬻刀以割取胙膋又祭統云鬻刀羞膋
 是鬻刀為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
 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
 似環也鬻刀之鬻當作鑿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鑿入鑿
 鈴象鬻鳥聲和則敬也鑿和並車馬之飾鑿刀亦取象和鑿
 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鬻刀傳鬻刀刀之有鬻
 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鬻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
 傳曰鬻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
 和在鑿曰鬻是和鬻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
 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
 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良者禮
 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管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
 室灌地迎神後取血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
 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

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

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

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已是寡德
 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
 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
 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
 曰朕在位七十載舉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
 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
 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又曰天
 子未除喪曰子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
 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
 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
 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
 ○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陸韓詩外傳作
 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聲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
 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
 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
 背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
 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

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

餘疏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漢書禮
 樂志沛施施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

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
 寬廣之意又耿純傳况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
 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
 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
 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味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
 辱到敝邑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

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疏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

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疏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

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大無寶即錫之不毛之地注

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錫之不毛之地注

境塙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史記鄭世家云若

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塙至肥饒○

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塙之處漢書食貨志

注境塙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爰耕歷山田者爭處境

塙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

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按左傳隱三年潤溪沼汙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

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
 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
 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
 今注云地以名山為輔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其
 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
 舉其重者言之燒者說文作燒石部云燒礬石也漢書賈山
 傳地之燒者注燒礬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燒一切
 經音義引孟子注燒礬瘠薄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
 之燒塿淮南原道田者爭處燒塿注燒塿讀人相燒椽之燒
 塿塿疊韻字單舉則燒亦訓塿淮南修務訓肥燒塿高下注燒
 塿也楚語瘠燒之地注燒塿也是也趙注孟子使帥一二耆
 云燒薄也燒塿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耆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
 願得主帥一老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耆作耆○注六十至

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耆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
 者不同或者此耆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
 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耆故下云或者此耆字誤也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
 禮七十曰耆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
 八十曰耆九十九曰耄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

十稱耆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入為七耳八十曰耆見於毛詩
 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

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
 遠曲禮有曰耆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為後人妄加失之矣
 何氏六十以上稱耆之說與韃為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
 左傳又云七十曰耆蓋漢人說耆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為正
 也按爾雅釋詁耆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耆者皮膚變黑色如
 鐵也郝氏義疏云耆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為八十易釋

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耆釋言
 云耆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
 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耆無正訓故為六十七十八十之異
 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耆為老也○注綏安也○詩
 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

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
 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耆老謂其卿大夫
 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請唯君王之命疏左傳
 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
 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又曰若惠顧前好
 徽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

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
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
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
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
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

往來為惡言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諉罪於不令之
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

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
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毛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

○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
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

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
錄云交通作狡狴猶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狴輕慢之

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
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

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祭
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

面者亦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

○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
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抑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

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
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即是

救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搗軍退舍何訓微為小而加積言語
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為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

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
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

使微至乎此此義不明蓋兩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
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為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

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為數數言之王莊王親自手旌注自
義以微為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為直捷

以手持旌也縹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
日旗錯革鳥曰旗注旒首日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

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為旌按書牧誓
右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

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旌以先然則白旌
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為旌節載之武車則為師節

司馬法偃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
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即武王之小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七

白也。○注縹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
 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校勘記出縹廣云解云今
 爾雅釋天縹作縹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縹廣充幅當訂正又
 出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
 旂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
 舊疏引孫炎注縹黑縹也與何本作縹義合說文於部旂龜
 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旂如郭義帛
 全幅廣二尺四寸為旂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縹故爾雅作
 縹旂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旂夏也旂從夏
 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縹布廣充幅長尋曰旂於
 縹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
 蛇曰旂旂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
 兆也釋天又縹旂曰旂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
 縹旂末為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縹旂末亦長尋詩云
 帛旂英英是也說文云縹旂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旂
 殷旂也以帛縹旂末也雜帛為旂以縹色綴其邊為燕尾也
 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
 亦作棨詩疏及釋文旂俱作棨左傳之棨棨是也旂正字棨
 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旂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
 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
 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旗郭云

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
 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旂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
 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
 縹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
 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眾旗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
 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
 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旂首
 曰旂郭注載旂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旂詩疏引李巡云旂
 牛尾牛尾著于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旂上其下亦有旂
 縹說文云游車載旂析羽注旂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
 堂位云綏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旂旂精也
 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旂旂精也
 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旂也注旂竿首其形彙彙然也故謂
 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
 已以夏翟羽為綏木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旂旂倚也畫
 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旗旗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
 有稱譽也 左右搗軍退舍七里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
 義並同 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
 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注
 搗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即鄭伯之茅旌以搗可從否
 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搗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四十七

之注搗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故許以旌旗釋靡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靡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毋誓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旂按此之搗即彼之摩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為軍也說文手部搗字下以手指搗為別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退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為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為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即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

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通義云子重楚

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諸大夫不二十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

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疏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

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廝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為廝漢書揚雄傳蹂躪與廝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輿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廝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弼注而為廝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為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為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為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圍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為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為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為防者詩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釋文艾作艾穀梁昭八年傳艾蘭以為防注防為田之大限田獵者必艾殺野草以為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築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艾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敵役只注役賤也周

皇朝通志

公羊義疏四十七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為給役也又典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為汲水漿者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鄧扈樂即閔人犖閔人即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圍同部字圍正字扈段借也扈為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為使亦不必專為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為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烹之義合陽即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為羔借羔為養也扈養之養通作羔猶爾雅羔憂之羔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為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即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為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即廝役扈養也戰國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書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為養以為無家女行賃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亭作烹俗字 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序雜

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放莊王曰古者杵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

四方注杵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杵穿皮蠹乃出

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

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

恥不能早服也疏注杵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杵音

是杵字若今食帑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孟飯器也杵慢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杵為孟公

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
 卽孟之段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
 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
 之杆又呂強傳注孟碗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
 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
 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杆方
 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
 ○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
 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
 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
 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
 云乘皮設注麗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
 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鹿皮是皆据有毛者別
 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
 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
 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物者所以壞物
 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
 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
 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
 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
 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
 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

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杆皮之費而

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

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

傳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

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

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

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

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

義不顧杆皮疏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告從注從服從疏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記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昭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

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卽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
 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
 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從也左傳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不赦不
 世家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不赦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七 三

詳注善用心日詳注善用心日詳也古字通爾易履考詳虞注詳善也

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

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皆求臣作威不詳又

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

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

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

事篇作告從而而不救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而不

不祥也是也繁露正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杆不穿皮不蠹則

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

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

侯故大之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

以救文也疏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

猶無有日疏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

天下災及吾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也猶論

身何取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也猶論

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為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

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晉救鄭俱在潘

廙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

選此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

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為客晉

為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疏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

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

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

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唯先穀欲戰此

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不猶愈乎師速濟故注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國也注國大眾疆疏新序雜事篇云晉疆國也道近力新楚

國也道近力銳楚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廐役死者

師奄罷君其勿許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廐役死者

是疏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

淹公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

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君請

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廐役廬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君請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四十七

三

三

三

三

三

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疏新序

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

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為天下羞按左傳

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是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

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也左傳告

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

鼓之疏周禮鍾師掌鞀鼓綴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

傳外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注時晉乘舟

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拔舟者指指隋

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新序雜事篇云晉師

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

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

死注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此文也校勘記云

鄂本度作渡按注云使過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日掬注云兩手曰掬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

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掬傳兩手曰掬又小雅采

綠云不盈一掬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掬舊注一升也

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為掬二掬為豆豆四升則掬亦

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為溢小爾雅云一手

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琪小

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

五當今之一則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

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掬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

在手曰勺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

則作勺若訓為兩手之掬則當作勺說文曰勺又手也从勺

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注爾雅釋水文

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

皇清涇洋賣扁公羊義疏四十七

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為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為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為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為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為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日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為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為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即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鞫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木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即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為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初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即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

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水作汭方音云方舟謂之潢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為潢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潢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為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邈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汭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汭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汭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

於陳功立威行嫉妬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

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

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

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

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于為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

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

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

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

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

○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土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上舊疏云卽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

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

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

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

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

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

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剗改當

本不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

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

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

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

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鹹

伐者為主齊宜為主而與宋為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

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

為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

深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

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

有功封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為宋邑水經注獲

善善之義

也非聖人

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

霸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

也非聖人

善善之義

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
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
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
附庸也○注曰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即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介乃書曰故解之也言屬
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喜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
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曰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
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
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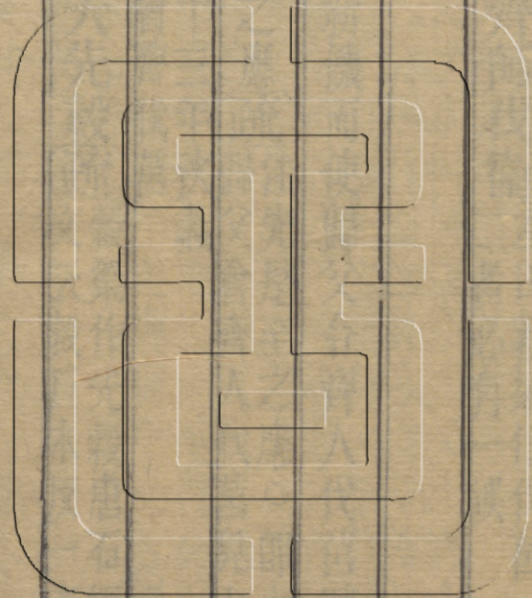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

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
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
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
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二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
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
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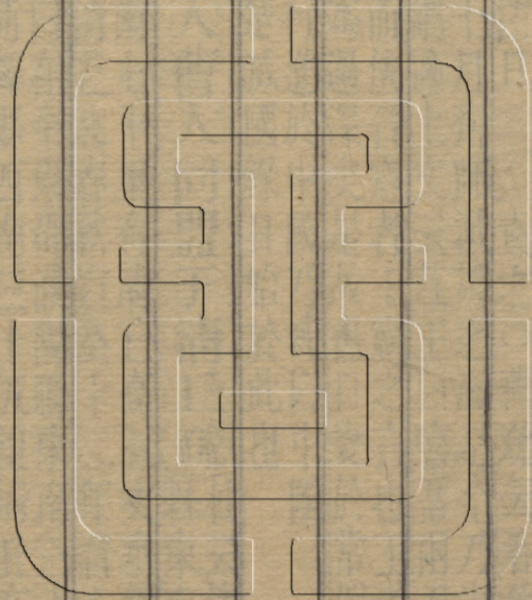
文昭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謝人述刺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三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
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蠓注

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

下求不已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即上十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

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
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

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

本有作
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

使父也疏包氏慎言去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

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

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一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

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

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為臣則

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

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

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

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為子

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于而食之疏注月者

注至食之

注○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

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通義以上月為此葬出也日卒

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

宋者善內為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為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

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疏注宋

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

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

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

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

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為救宋行會見人之厄則矜之

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

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

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

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

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

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

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

是書巫淫賣扁公羊義疏四十八

二

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鏗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據上至不書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內祖云云莊大其平乎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已也注已二大夫疏注已二大夫故曰已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本此大義也何大乎其平乎已注據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莊

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舊疏云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右軍將公子側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

具疏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闚監本同毛本闚改

○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闚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

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

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置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堙孫武子

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輶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

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

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為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

作堙訓為塞引書絲亞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為虛實之分

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

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爾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

疏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慙也漢

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

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曰何如注問憊意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左傳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為異然不若公羊之
 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
 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
 義引聲類析辨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俶真訓析才士之
 脛注析解也說文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為破也○注骸人
 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
 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
 即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
 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
 注雖如所言疏然如所言也禮記大傳注云吾聞之也圍
 者注古有見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聞者之國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

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

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未韓詩
 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

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
 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
 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
 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酷

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飢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
 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韃鞬以

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
 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柑說文竹部箝籜也

从竹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柑
 脅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柑與鉗古字

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籜也又五行志注箝籜也又江充傳注
 箝籜也以木箝馬口如鉗故曰箝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

注云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蓋箝箝皆可惟不得作柑
 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

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凌雲謂柑當
 止作甘即銜也其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

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
 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

甘即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
 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

不能銜物古即有以木為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
 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

中非是按注意秣本飢馬之名故去以粟置馬口中也因
 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使

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皇清經解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即誠實之謂華元曰吾聞之君也韓詩外傳是作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閱疏矜人傳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恰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曰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間曰矜秦晉之間曰哀哀憐皆有閱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饒幸疏困同○注幸饒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饒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

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于子也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即受語辭也文選徵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疏乃今將為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勞也注勉勞者如今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皆勉語也

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注反報于莊王○國語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懃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懃雖然注雖已懃疏注雖已懃○范瑩注太元務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其言歸何有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未懃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

皇清系解經

公羊義疏四十八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疏毛本子司馬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

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

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猶有不欺人

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故區為狀辭

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絕

子反語疏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

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疏注更命至去計○左傳

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左傳敘於華元見于反前為異說文今部市居曰舍漢書高

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

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為止韓詩

外傳無諾舍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雖然注雖宋已

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雖然注雖宋已

知我糧短疏玉篇虫部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注欲徵糧待勝也○此亦

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尅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

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白虎通諫諍篇

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

此臣請歸于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

去子反楚公子故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

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注大其有

仁恩疏左傳華元登子反之昧起之日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

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

華元要劫為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

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

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

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
 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
 政在大夫也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也且春秋之義
 也平在大夫也亦奪君尊而春秋刺之也此所間也書曰爾有嘉
 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
 之德此為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
 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
 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田春秋之道固有所稱皆
 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
 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
 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
 者取其體美不盡其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
 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無意之至於此也今使
 以心駭日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
 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
 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
 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
 相食驚人相繫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
 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
 大子反之義極為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
 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
 按紹熙本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注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注
 亦作皆

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
 事專平故敗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

主坐在君側遂為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為文實貶者
 皆以取專事為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後漢

子反於彭城分注嬖呂仇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讒
 字此雖作嬖蓋亦讒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
 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

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
 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
 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

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
 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謂也此本勿作物
 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
 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
 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于反亦不得書
 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
 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
 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為罪○通義云平例
 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
 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酌事君之義杜要上之
 漸舊疏云為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
 于時為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
 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為之諱見
 非事實是也按此專事在君側專事為罪非謂無明王方伯
 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事無為實與文不與故經無
 與文也○注月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
 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為易則書月為不易矣猶定十年春
 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
 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

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為赤狄潞氏國

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

據其滅稱氏疏

通義云據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為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據

其滅稱氏也孔

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注

躬身疏

經義

改所據無謂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窮當讀為窮潞子之為善也窮言潞子之為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下不有是窮於為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躬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

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注

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

稱子疏

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

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為其
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
會也是其進稱子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

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

狄○若醕同中國當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

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

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

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

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為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

也是也狄人不有狄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

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

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

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

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

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

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為

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

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僖

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

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

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

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
不死位是錄以歸為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
不錄責而書以歸為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
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
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為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
之義也穀梁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
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
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
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
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是則
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

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

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

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

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為下所

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

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

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

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

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

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

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

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為

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

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

是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

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

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

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

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

之○此明兼譏三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為下所提挈而殺之

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

秋蠲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

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

三年秋蠲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

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蠲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

再出即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蠶宣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

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

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撫牟愛也韓鄭曰撫宋魯之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晦六尺為步百步為晦或

從十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

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

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

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為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

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為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

何為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

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

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

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初稅畝何以書譏

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穀梁義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

正對碩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鼠詩言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

畝疏注據用至稅畝○哀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

疏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為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已十畝。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

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

玉裁說文注云勸殷人七十而勸。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

曰以興勸利。勸今孟子作勸。周禮注引作勸。勸即勸。勸之。

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為藉。勸。

子春讀勸為勸。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

以歲時合耦于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勸。

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

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

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勸。勸。

藉稅也。勸字亦作勸。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

篇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蓋徹乎鄭注周法。

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

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

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

以什一為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

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

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

而上收其公田之人。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

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

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

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

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為什而稅二矣。謂之徹。

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

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

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為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為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平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為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入才論也鍾氏襄蔽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郤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為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

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為哉商君阡陌之開殆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入家為井一則九家為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無過一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入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入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為助是十畝外稅一郊外既十畝一郊內亦十畝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頃粟而貢十碩是亦什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稅一與先儒同也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數非一○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自圭曰吾欲二十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孟子告子下

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

故以此為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尚

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

五則為桀之天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為長

按此及下小貉夫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

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

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

不言紂者略寡乎什一夫貉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

舉以為說爾薄疏釋文貉作貉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貉之邦

制度之費稅薄疏行矣亦作貉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

子為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一則為大貉行若十

二十三乃取一則為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

一為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即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

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

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

小貉大貉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

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絲役繇役亦賦也故曰

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
中正小之不致為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為大桀大貉與此舊
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
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即大貉小
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
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
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
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
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
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

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

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至雖

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

疆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

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
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
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日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
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
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
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
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
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
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塙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
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
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
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
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
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
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
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
教於校室入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

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

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

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

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

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

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疏也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

衍民行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

惠塞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

有履畝之稅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

序知此云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

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頌聲作矣疏也

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頌聲作矣疏也

綿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頌聲與履畝相連為一事矣傳

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頌聲作矣疏也

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

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

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

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

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

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

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

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

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

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

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

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
 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
 ○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
 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
 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
 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為本也繁露玉杯云春
 秋赴問數百應開數千同雷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為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
 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未飢至凌弱○校勘記
 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
 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
 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
 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
 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即飢寒並至
 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
 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家給人足
 都鄙廩庾皆滿故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
 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是即強陵弱事也疆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
 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疇正其
 疆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
 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
 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
 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
 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
 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
 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
 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為一頃八家得八頃
 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為八家而九頃也韓
 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
 為百畝入家為鄰家得百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
 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
 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
 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
 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十頃十五畝入家而九頃二
 十畝共為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百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
 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
 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
 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
 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廬即里也
 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
 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為井八家共治
 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為廬舍井竈是也○注廬舍至市
 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
 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
 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為井交易而
 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
 交易故稱市井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
 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郡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
 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
 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
 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為市蓋始於三代以
 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間交易
 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
 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
 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荻字此荻當作
 菽荻者楸之段借字楸者梓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閩監毛本

同浦鍾云工誤上按上同尚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
 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
 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
 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
 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麻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
 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
 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
 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
 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
 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
 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
 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
 非內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
 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
 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
 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
 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
 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

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馬衣布帛然則
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
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
盛之事鄭注深衣為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
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并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
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
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
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皐老然後衣絲其餘
則麻棗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七十
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
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
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即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
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干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
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駁
何氏直未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農戶一
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
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
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
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
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

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此則如一夫百畝之例
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
畝餘夫亦如之地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
數日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厘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厘謂百畝
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
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
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
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
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田故云三十畝若三十有妻則
受夫用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畝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
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
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
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畫至於
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
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
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遂人所云
餘夫亦如之即孟子之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
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
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畝○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
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十為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
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為
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
是百里之國出兵車一百五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
司徒職唯有一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
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
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
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
其一又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
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為率百里
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
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
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
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為之說曰成之
十里即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洽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
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
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
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

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
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
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
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
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
甯輩皆歷為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
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
主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
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
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閟宮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并士中人徒二十人故魯頌閟宮
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
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
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
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疆國家毛本疆誤疆禮記王
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
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一百畝歲耕種為不易土田休一歲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
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為爰田易居平肥磽也彼
之爰土即此之換土也爰土即國語晉語之輟田注引賈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八

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
 平肥磽即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確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
 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
 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超田
 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
 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太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
 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
 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
 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
 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
 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為三品三年一換
 士易居漢書食貨志三年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
 商鞅為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
 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
 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
 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
 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超田易居爰轅超換四字
 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三年者三年
 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
 孟康說古制易居為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為轅田
 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

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
 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
 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得中田二百畝者亦
 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
 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
 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
 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年更耕自爰其處與
 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
 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入夫授地各有
 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
 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
 此多夫窳穰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
 又云在禁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
 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
 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申田有廬箋云中
 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
 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
 以為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
 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廬也詩伐檀
 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
 廬城邑之居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
 之邑居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

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日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據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為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而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塗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屯下土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因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廬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益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為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為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為鄰則以鄰即井又與漢志異八戶為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為美之里同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眾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為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里中道從艹從邑皆在邑中別道也。此云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街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天所共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注中里為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毛本作校避諱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為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即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曰校正道藝因几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公羊義疏四十八

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
 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
 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
 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
 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
 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
 遂大夫同則遂之學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禮記之書
 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
 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為校室亦即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
 勤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為校學之
 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劫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即
 今人所用之辨字辨護謂能幹辦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為
 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鄰長即此父老里
 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大部狷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
 習騎射注伉強也伉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
 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
 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辨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
 也按說文辨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為主辦故今俗猶
 以幹辦稱人能矣護亦辦意晉書紀瞻傳帝使謂瞻曰卿雖
 病但為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荅又云問
 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
 民不得服襍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

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
 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
 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
 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即命為士之義故文選注引書
 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
 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尚書大
 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
 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賈強不凌弱眾不暴
 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象衣繒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
 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
 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
 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
 皆與仁義而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
 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
 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
 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
 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
 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
 彼謂六卿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為擇之民閒能治田事

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
 注父老至之宮○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
 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
 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
 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
 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
 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
 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
 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即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
 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即正也白虎
 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
 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
 蓋即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
 民畢出在楚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
 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
 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
 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
 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
 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
 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
 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

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
 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
 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
 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巳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
 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巨
 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
 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邠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
 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
 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廬鄭康成所
 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
 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之文鄭司
 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
 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園廬與園宅園廬農民所居正相
 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廬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
 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
 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為保守之地故其居
 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竟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
 於趙簡子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
 記遇入保者以為繭絲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
 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手牽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
 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為
 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

居或止入家或倍入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為一邑置堡以相
 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
 為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
 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塵市塵也但為士旅寄居之所
 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
 民田間自有廬舍專為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
 垣闔閭是必舊有沿為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
 里廬為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
 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
 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
 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
 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
 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
 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
 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
 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
 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
 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
 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
 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

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
 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苟悅漢紀作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
 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
 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則作猶詩八
 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
 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
 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由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
 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為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
 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
 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
 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
 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
 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士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
 子薛收曰小入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
 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
 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
 知民隱也○注男子至西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
 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
 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
 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
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曰部迓古之
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
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即班
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辵民開出男女歌詠書之
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
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
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
天下之欲安佚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
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
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
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
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
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
即說文之近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
軒車使人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楊答
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言二書皆即適人之事也適輶
云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即適人之事也適輶
道三字同音適人即適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
國方言故許彙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

語僮謠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
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為政之不外正名矣按
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
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
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
傳云稷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
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
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
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闈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
塾鄭之塾即此之校室同為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
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
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即左學在
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
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
亦足以別於禽獸而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
皇清經解

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即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繼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

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眾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雷一分三年又雷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為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十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

郎顛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即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八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百五十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七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為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蝮生

未有言蝮生者此其言蝮生何注蝮即蝮也始生日蝮大曰

蝮疏

注蝮即至日蝮○五行志中之下冬蝮生劉歆以為蝮

螟始生也孟康曰蝮蠹音蚘蝮爾雅釋蟲云蝮蝮蝮左疏引李巡云蝮蝮一名蝮蝮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蝮蝮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蝮復陶也劉歆說蝮蝮蠹子也董仲舒說蝮蝮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為蝮

蠹子是也魯語蟲舍蝮蝮韋注蝮蝮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醢為蝮蝮之屬矣今呼蝮為蝮蝮子蝮讀若閩釋文蝮蒲篤反按蝗子今通謂之蝮固可食然不能常有

未必用為祭品或魯語及祭統注之蝮別為一物與蝮生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注幸僥倖○左傳云冬

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

任語見論衡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

悟蝮不為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

行險以微幸幸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

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

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為宣公義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

宣公能變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應是而有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疏注應是至用

作蠛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干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有蠛生

屬羸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室稅畝而蠛災自生鹽

鐵論論蓄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奸行惡者天

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

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為

之說邳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蠛生有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

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弑君諸侯

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

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

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

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

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

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

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

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

又侈天道以涉譎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

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

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

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

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鸛鳴來巢皆流入

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

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

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為與天

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

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

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

焉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即吉凶禍福之命災

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即不畏聖人之言也繁

露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

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握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

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

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為一

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

身行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效者哉

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

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敵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子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女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譎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災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蟲或蜚或鶴鶴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

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痛

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

而僥倖之變蠛言蜾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

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

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

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蜾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

卽書之幸其見醜之蚤直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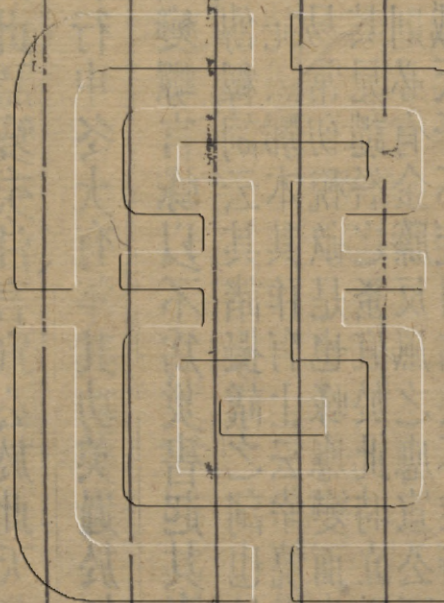
而其改過則必有金滕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

也宣公不覺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蠛至其事○蠛

饑則何為幸之乎。始生而民即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

氏本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此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

行微不進疏

左傳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

滅之為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

隱三蒼圖作圍地，地理志：圍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

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圍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

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為潞之餘黨。

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闕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

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邢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邢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遺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甚高泰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詳改之為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古文曲為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為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為二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

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

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矣故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

小灑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灑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為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

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

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即列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即成周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

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灑水經河南故城東入

洛故澗東灑西為王城而灑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

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邾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

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天克也注名為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為

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為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為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矣宣謝

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

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此為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邾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圍亞圍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然則說高圍亞圍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兩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室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廂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勸待事之處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室有室有左右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休息之所說文作寢云卧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榭者郭云榭卽今堂堊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卽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

廟之不毀者也然則說高圍亞圍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兩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室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廂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勸待事之處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室有室有左右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休息之所說文作寢云卧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榭者郭云榭卽今堂堊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卽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

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
 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
 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焉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
 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其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即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
 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為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
 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
 則物當楣皆指序序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
 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
 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
 注据天子之
 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
 疏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
 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樂器藏
 也舊疏云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樂器藏
焉爾
 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
 疏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
 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
 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
 王室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
 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左
 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
 之坐屋藏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為講武之坐屋
 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為人火
 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為藏樂器之
 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
 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宣王并樂器
 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
 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據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
 宣宮猶言桓宮傳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
 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為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藏物之
 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閣謂之臺有本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
 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
 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為肄武即因為藏樂器所專○注
 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
 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
 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
 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
 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

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

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

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疏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紂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

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

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亦作新周也當亦為嚴

顏之異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

棟未憐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

年未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

義注為全書發其例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日樂則韶舞蓋以王者

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

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

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

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

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

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為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

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

秋為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

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

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

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自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於成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邾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

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

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

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

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

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界所齎范云爲

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

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之屬是也此邾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

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

得書者彼注媵儀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

季以鄗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

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儀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

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

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

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邾如紀伯姬之屬也通

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邾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

公羊義疏四十九

六

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鄆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大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入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大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為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為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哀不杖期章又有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入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為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為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恩錄之明其終於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為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宿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為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

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

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

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豕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向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肝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夫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為與賢比肝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肝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文非比肝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為比肝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郕子四國大夫敗齊師

于鞞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強之所致疏包氏慎言云六月

劉歆以為三月晦朧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麻

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日已過

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

東方謂之朧隱則侯王其肅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為

舒者侯王展意願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躬

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躬不

任事故食二日仄隱十八食晦日朧者一此其效也注是

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宣公十七年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邾支解郕子晉敗王師于

貿戎敗齊于鞞按邾婁戕郕子見下十八年四國

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侯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包氏慎言云

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

今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胙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胙

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

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士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士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

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

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胙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

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泰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

公之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胙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胙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胙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為也按衛侯

之弟鱣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鱣兄為疆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為姦約獻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胙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

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甯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

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為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胙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

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胙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

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

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郕子于郕

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郕者刺郕無守備小國本不卒

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年秋

弑自外曰戕即刺人戕郕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

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

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

殺穀梁傳戕猶殘也說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

戕為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

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說謂捶打亦晉人語說

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杜之誤說文打槌也打與槌連

文知槌亦有槌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稅訓

木杖稅訓解稅是兩字陸氏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稅訓

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氏見本猶作稅字隸改从手旁而

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稅殺與何氏支節斷

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邾支解郕子是

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挽殺之謂哉董劉以為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平殘矣殘之言輟也殺君者輟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體四支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惰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龍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即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入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為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邾為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法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

疏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膺篆文呂从肉从

旅則旅蓋膺之省體即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

据日而名疏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

子因遂責其不與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即莊王

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

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

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

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

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為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

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

旅即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

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
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
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
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
包氏說極為切實社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
○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
按楚自莊世書荆人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
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
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
齊桓晉文宋襄為五霸以其為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
王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榿遂奔齊疏

左氏釋作榿釋文云本作榿亦作
行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榿

矣杜云笙
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

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
善春秋之常也今善歸父還奔善其能以

禮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

遣注家為魯所逐遣以先人弑君故也疏

注家為至故也○
左傳季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
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
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
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維然曰仲氏也其
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掃地曰墀今齊俗名之云爾將袒踊故設帷重形疏

注掃地
至云爾

○校勘記云釋文注作掃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
有據乎曰說文云墀野土也東門之墀傳曰墀除地町町者
疏封土謂之墀除地謂之墀賈公彥以為四邊委土為墀於
中除地為墀墀內作墀謂若三墀同墀之類也按襄二十八
年左傳舍不為墀墀引服虔本作墀解云除地為墀王肅本
作墀而解云除地墀坦則亦讀如墀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墀
据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墀而諸家解從墀蓋段墀為墀
也定本即作墀矣說文說墀字云墀祭場也祭場則掃地去
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為墀而張帷左傳作墀
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墀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為墀位注
墀位除地為墀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墀之
注墀讀如同墀之墀鄭司農讀從墀之以威之墀書亦或為

暉釋文壇依注作暉金膝三壇同暉祭法一壇一暉是除地
 為暉封土為壇二字自別而暉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
 之暉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為除地町町則暉是而壇借此
 傳借壇為暉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
 ○注將祖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
 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伏者動搖尸帷堂為人喪之
 言方亂非也似帷為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
 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
 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為非
 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為將祖踊為一時權禮與
哭君
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

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

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注踊辟至母矣○

哀戚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無心為僻跳躍
 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憊男踊女僻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
 部趨喪擗趨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是
 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
 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為擗跳躍為趨辟段借也雜
 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
 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

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

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

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

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

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為

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己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

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禮但三日五哭

蹈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

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準

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舍死日三
 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
 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
 日而殯初死日十踊明日襲又十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
 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
 日為五踊諸侯七踊舍死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
 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
 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
 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
 日小斂為二其間二日為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

時又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
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
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
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此三日朝哭
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
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
踊斂衾踊斂絞給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
小諸侯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禮
于云至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
即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
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
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
又奔喪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
凡位又為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
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
歸父之哭宣公為舊君以否
聘以大夫為上介以士為眾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
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
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日以
君命某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
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

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
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
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
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
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會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
卿至眾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
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
本經云上介大夫為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
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
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注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
之屬司士掌作士
自是走之齊注圭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
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權者善其
得禮於權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弒君本當
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遂不日者伯討可逐
故從有罪例也疏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權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

是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權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

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櫪見其得禮於櫪也○注言遂至罪也
○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
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弒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
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閭監毛本反誤交遂弒君之賊宜絕
其世錄歸父不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
里克僖十年傳曰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衛獻公殺甯喜雖為晉執之猶不得為伯討故襄二十七年
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
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即襄二
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賊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
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
弒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
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
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弒君之子本不合存故
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宜天下有能討則討之者也
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人此逐即以
父弒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
以歸父公子整與敖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
不日例與何義乖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七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
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

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左疏云穆
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論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
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
傳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
必以成公為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
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

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疏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

辭也疏引麋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時故特於此

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常寒

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

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

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傳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尚

書至煥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尚書作豫與本又作煥於六

反煥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偽孔本作煥鄭王

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與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煥按音

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

慝厥咎舒厥罰恒與亦作煥又云庶徵之恒與劉向以為春

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

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舒惰也尚書大傳作荼茶亦舒玉

藻諸侯荼是也偽孔作像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

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荀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

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今

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

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尚書厥民煥五帝本紀

作其民煥蓋古文尚書作與今文尚書作煥也釋文引馬云

煥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恒與若是

今文煥亦作與○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

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云凡為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

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

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即倒

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

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

舒其與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

當寒而與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

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

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

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

○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為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

心而炕陽作王甲劉向以為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

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

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

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

不見公傳易為不恥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為質杜云公衡

成公子計已有子為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

為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

桓疆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疆大也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五十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五十

皇清經解

三月作巨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巨使也注四井為邑四邑為巨甲鎧

也譏始使巨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注四井

○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

九夫為井者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甸方四里四

井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千里為一成積百井乃百夫

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

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為甸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邑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

賦今魯使巨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

巨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邑為甸旁加一里為

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巨得十八人

不及一甲今作巨甲令巨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

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

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巨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

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漿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

故二乘兼百人為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

制惟七十二人其廩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

馬法百人為一隊則巨出二十五人當一巨而一甲也車兼

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

用巨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

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八比周制差多是巨出甲又不止一

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巨使者言始不甸使也周

制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巨為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

今使巨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

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

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

譏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巨為甲也巨甲國之事也

也此云譏使巨民作甲非甲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

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

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

亦如之注兵輸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

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巨民自出甲故譏之管

公羊義疏五十

皇清系角系

皇清系角系

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
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即一甸一馬即一
甸蓋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一甸皆
出甲而獨舉三者舉以該井甸等然則民猶言邑民鄉
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
日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
禮也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
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為八一
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
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七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
八甲古制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
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
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詰箋
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
三頭是日四馬丘牛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
賦令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
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
法并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
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据天子畿內千里
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為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為丘使一丘
農民皆作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丘眾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莊子
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為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為丘
丘聚也皆眾之義或以解此然眾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
何氏云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
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
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為之耶民以食為本
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
○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
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
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
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
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上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
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
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
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
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
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市賤粥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
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
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擄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閩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即公穀說然為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峯之戰不相負也後

為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峯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為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曰故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

舊盟後即下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後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

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鑿而無縱注鑿之言蒙也冒也按鑿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所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髦國今巖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

疏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之邑也曷

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之邑也曷

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之經之問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

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

以為晉敗也穀梁傳亦或曰買戎敗之注以地買戎故疏注

曰然則孰敗之晉也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逆往敗之亦何

地買戎故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買戎故

傷按傳載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買戎故

者謂春秋書地於買戎故或如此說也左傳劉康公衛戎將

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取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

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然則曷為

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不言晉敗之注

弗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

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買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

之使若不戰疏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

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主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為王甯

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

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診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者為若下不敢診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買戎不言敗之者

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土之

疥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病云鹽鐵論世務

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

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

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

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包

慎言云據歷丙戌為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杜云新築衛

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

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

于葛孽即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為新築按趙

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葛築地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

月書癸酉月之入日杜云鞏齊地大事表云通典云鞏在平

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鞏即古之歷下城即今濟

皇清系角系

公羊義疏五十

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鞏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鞏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鞏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據羈無氏疏釋文公子手一本

手首通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

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士喪禮思

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偃今本

作曹公子手樓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為手穀梁釋文亦作手

則手為段借字首為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

出奔陳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則

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憂內也注春秋託王于魯

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据以難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

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

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

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通

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曲

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

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

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

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

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為

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

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夫未也注大夫至侯也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

子土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

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

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

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

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

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

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

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

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

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為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鞏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擘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為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皆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鞏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正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

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鞏已齊地未必竟

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為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鞏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不行使乎大夫閔元年疏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

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卻克為主經先晉傳舉卻克是也

疏注据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

之道也彼以我無君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据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卻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

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卻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卻克則似卻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朱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卻克也

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注佚獲至亡也

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為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佚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

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劫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有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

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

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

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濶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為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

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

敗為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鞏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

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注還繞疏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曰者傳旋式

正某索隱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晉卻克投戟遠巡再拜稽首馬前疏周禮考工記

繞義也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旬中矩與刺重三鈞注戰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遂者說文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卻也莊子

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三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入君故為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再拜者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哉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逢丑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韐之附注或將軍不介冑與逢丑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校勘記

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夆諸家說多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闕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為齊頃公右左傳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命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

取三人為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為將也左傳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上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即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

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坊禮記

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

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旅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

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韐之制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

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卻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

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

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

注禮皮至相似○自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

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章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即下傳云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跋或眇於是使跋者逐跋者眇者逐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闕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選異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陽道向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武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闕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此又不同也欲堅蔽意邪勢未得去邪疏齊世家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

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繆糾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闕監毛本同鄂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本將欲作欲將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蓋即左傳所謂華泉也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諱疏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夫人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人作多誤依宋本正為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信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為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賦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為中國諱獲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但責其不死位也疏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執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曰法斯注斯斬疏注斯斬○爾雅釋器云魚是考經罕賣扁公羊義疏五十

斫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斫斬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斫斬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劊肝斫趾之性注斫斬也文選羽獵賦斫巨誕注引於是斫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

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

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齊世家云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大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

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越賢文故也書齊侯使

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

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

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交○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為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即開諸侯不

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

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

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貽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為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

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

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為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

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為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

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

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為知權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為知權

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

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

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又曰故敗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為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太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董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已酉及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齊國佐盟于袁婁疏通義云此傳覆舉經句也尋此似公羊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

是也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卻

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恥之疏毛本于誤與左

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幃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

房注跋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為說則是年事也惟彼

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

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為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

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為孔氏之

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

尊卿聘齊為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

之矣其卻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

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

往而有避也今此傳害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

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為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釋曰卻克眇左氏以為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主傳孰是范明年注云卻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為誤跛當作眇釋文卻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波可反二年傳敖卻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卻克跛此傳言卻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無注去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則卻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卻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為眇則卻克跛矣然則卻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

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為下使眇者逐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勿即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蕭同姪子者齊君之耳卻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為允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

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常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為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汲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

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為頃公之母卻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為國名同宜為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為明允何氏以蕭同為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為姪之子以亦迂范謂同為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

据踊于楮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楮齊

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楮而窺客注同楮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闕唐石經缺釋文作闕云

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為露寢之

臺而鳴其上也○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跳躍皆上義也說

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傳二十八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楮○舊疏云無高下

猶言莫問高下但常有縣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楮矣吳氏麥雲經說云說文楮楮也步項切即今棒字非此義楮當讀與

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桴之為桴猶桴之為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梯是其一

遺制吳俗名浮梯為踏楮從音从孚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附說文作楮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楮音普口步侯

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隘隘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為隘所以禮物而登者說文隘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

倚倚隘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雅釋器云楮版也楮與階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楮脫一無字躡者說文云蹈也

方言躡登也廣雅釋詁云躡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躡躡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

矣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注迂

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

致殮臉厥明至于館疏校勘記出迂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迂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

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

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取借字迂俗字按釋文迂本又作訝

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迂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法御當為迂迂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迂

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木同晉世家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

也即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

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為小故眇而

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卻
 克跛也眇者謂許○注遂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
 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
 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訝
 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周禮注此謂朝聘聘問之日王所使迎
 賓于館之訝即迎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聘聘問之日王
 客此之訝即迎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聘聘問之日王所使
 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逐
 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
 訝當据正盧文弨曰儀禮帥作帥音義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
 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
 拜宰夫朝服設饗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
 七堂上之饗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
 芻倍禾厥明訝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
 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
 不俟設殮之畢即退也殮者鄭云食不備禮曰殮周禮宰夫
 云掌賓客之殮牽是也鄭又云既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
 秋也何氏連引之或以既作既彼有腥此止言臉者
 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据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牲
 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殮也按
 下注亦有新至尙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殮主於熟故何氏

運牲臉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
 聘廟中儀節故以為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卻克賦
 孫許皆卿當 二大夫出相與跨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
 是大夫也

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跨閭將別恨為齊所侮戲謀

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注閭當道門○穀梁傳客不悅而

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
 周禮秋官序官云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
 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為當道門不必二十五
 家始為里也按脩閭氏注里門亦得為當道門不必二十五
 門也說文是部迺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
 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更互謂之閭
 所以禁奇衰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閭之政
 而淫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
 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魯僑大夫已出齊國必野
 間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為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跨閭○
 詩疏引字林云跨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
 內猶跨物也因謂之跨釋名釋姿容云跨支也兩腳支別也
 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跨然故亦謂
 之跨集韻四紙跨隱綺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

其強弱相踣者也方言踣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踣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踣應劭曰踣隻也踣隻不偶也此當讀如倚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踣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注知必為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穀梁傳移日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芻至可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疏

左傳齊侯使實媚人

賂以紀獻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實媚人賂以紀獻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實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實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卻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

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獻注齊襄公滅紀所得

作惟俗字也

獻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獻玉甌疏穀梁傳卻克曰反魯

獻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

○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夫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

獻為紀邑未識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

意言之○注或說獻王甌○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

甌甌也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郭注有言左傳齊侯使

實媚人賂以紀獻玉磬與地注獻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甌為器名正義云鄭眾注考工云甌無底甌方言云甌自關而東謂之甌知甌是甌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甌亦以玉為之傳文玉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卻克曰以紀侯之獻來注獻玉甌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

取二傳為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獻春秋
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卻克毋庸贅述
也紀侯之獻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
云鼎之款足者為鬲說文鬲鼎屬鬲鬲屬蓋虜以金冶而成
獻以陶旅而成者此為玉甗則當作獻阮氏鐘鼎彝器款識
有穀父獻甗獻當作虜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
獻玉磬紀公之獻
亦以獻為器也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
西如晉地疏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
地○舊疏引舊云如者往也使齊東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
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壟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
驅侵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
如晉地當訓如作往也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
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
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
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
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
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
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且以蕭同
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姪子為質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注見侮至姪子○晉

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為其見侮戲故也則吾

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

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

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蒞土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曰不可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

而剛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

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目不可與上文之兩

請諾相應為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

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
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為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
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
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
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為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
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
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被文兩言曰不可

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
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眾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
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此齊以穀與晉而曰與
者順卻克語荅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
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伐易則是齊
為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宇皆作土
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
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
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
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
以蔡之地為齊桓公侵蔡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
為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
讀按王氏所駁惠說甚為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
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
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
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為土地失之然齊即東其
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
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
無干也俞氏懋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
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

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
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為得今按土當
讀為度土與度聲相近向書柴誓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
敷乃獲土之為度猶杜之為敷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
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段土為度之證故土
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也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
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
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疆是規度一也
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注曰規猶有也其
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段土為度
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蕭同姪子者
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

為質疏齊世家對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

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

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

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
言尊至為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
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
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為質之義也

請戰注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晉世家

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

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壹戰不勝請

愛故知為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為質兩事矣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

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疏穀梁傳云不

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再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

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 卻克

眖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注卻克恥傷其威故使魯

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疏校勘記出眖字云唐石經同

毛本誤作眖按紹熙本亦作眖釋文有王乙達結二反蓋唐

初本已有作眖者文七年傳注以因通指曰眖是也○注卻

克至佐請○左傳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

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紆於難其榮多矣蓋即會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

夫汲追與之盟疏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

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

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

○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

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楚雍門之萊侵車東至海又云爰

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逼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

云逮于袁婁當在鞏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

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

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

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
 困之鞏獲齊頃公斯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
 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
 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
 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
 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伯
 者之餘尊驕蹇念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
 師于新築輕小媿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
 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鞏大敗齊師獲
 齊頃公斯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
 ○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道與之盟云鄂本疊汲字
 此脫按紹熙本亦疊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
 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
 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
 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
 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
 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
 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包氏慎言云八月書

庚寅衛侯遫卒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

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

遫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鞏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

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

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

西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

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上

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

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二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

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

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鄒水

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

公羊義疏五十

三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

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

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為泰安府接壤通義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

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泐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問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恒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

注据會至人也鄂得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本据作據當據正

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後矣不沒公

者明不主為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

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

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

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

壹蓋因何注作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

○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

然至僖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後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為公諱沒公文為欲貶嬰齊

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後本意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充性驕蹇不主為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

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未○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

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
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
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
齊齊侯瑗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
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
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
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
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即嬰齊也猶德二十八年下殺得
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即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
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未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

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用書辛亥据麻為二月朔日按如

包氏所推則為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

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敵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又云莊六

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為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公羊義疏五十一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

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

之煬宮魯無新公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

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

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

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

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注親之全言也穀梁注云

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為禮故亦不忍正

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

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

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也必

取是隅者禮既祭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扉注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

唯曰雨漏則屋漏為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

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

隅鄭注云於此戶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

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地漏見日光

故為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壤廟之道易檐可也

即謂易其西北角當在附廟時與新死撤西北扉者自是兩

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人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

禘在二十七月織禘之後以禘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

○鄂本据作據桓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

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

何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

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

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

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

始祖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

言耳 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疆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

應疏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

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不成

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

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

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無哀

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

日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

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

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

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

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

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

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

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

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

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

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欲

父命之說似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日說爲正臧氏謂天何

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尚

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宣宮災

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

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即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

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

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

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

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賸次第宜立隱公攝

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

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

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
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
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
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
桓宣同為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
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
之報之者不為不慄矣
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杜云棘汶
在濟北蛇巨縣大事表云今當為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
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

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
在兗州甯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
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為不克之文若
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其言圍

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
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

是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

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

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
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
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
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
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
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
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
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鞏之戰

皇清經解卷九

公羊義疏五十一

四

皇清經解卷九

公羊義疏五十一

四

皇清經解卷九

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

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
早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左氏作膺咎如穀梁作膺咎如

從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膺而
歌又多士傳天子賁庸鄭注膺謂之庸又說棘膺外閉之即
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本或作膺
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膺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
膺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
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

一為閏月
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傳
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
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
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
盟重即此傳云此聘
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
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

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繹也○說文尋繹理也繹猶

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
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一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
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
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
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
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為
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
結盟而尋繹舊事無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
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
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

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
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
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
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疏注謂

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
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
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不正其
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
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為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
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
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
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
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
強皆鄭為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取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
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

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取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
人据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取穀梁作賢本一字也
說文云取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取寶智三老
袁良碑云優取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
優取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取與堅同取亦為古文堅字
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
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取公羊从古文作取穀梁以
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取堅也从又臣聲
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取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取當是取
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緹也其絲緹厚而疎也畢氏沅疏
證云今本經皆作矩譌段云經古堅字當从系臣
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
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

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

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

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

出居者東鄆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

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

十里鄆自唐季為戰爭要地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釋例以

此為西鄆非是此為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

鄆亭榘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

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

年復城鄆以疆私家師

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

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

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簡子是也本年三

月鄭伯敗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

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

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

侯未踰年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敢伸

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

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

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

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

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
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
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
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
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其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
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夾而擊之鄭罷徹危亡終身愁辜
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
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
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
興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邾伯姬同疏注始歸至

姬同○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為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甲此為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
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與邾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段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核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

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

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汜注故不日

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

壅河於勇反汜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從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輩者對曰壅河三日

不流彼釋文壅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汜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復見傳又云天有山山

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則西漢

儒所据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汜音流通義汜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

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

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外異不書疏

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疏

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

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止道同記

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

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漢梁之盟徧

刺天下之大夫疏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

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

梁傳曰龐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

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

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

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

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峯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
 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
 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葬之不流故為王道將絕之象
 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為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
 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
 自今盡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
 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
 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門
 于巢為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
 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
 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
 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亡國止
 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
 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
 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
 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弒也昭元年楚子卷卒左
 傳以為圍所弒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
 亦宜列人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
 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漢至大夫○校勘記云漢梁監毛
 本同誤也鄂本闕本作漢釋文漢苦闕反當據正義十六年

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
 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

先是既有上甲鞆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
 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

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顛會宋齊陰勝陽按彼引五
 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

北方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
 為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

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
 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

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
 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益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
 為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

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
 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鞆之戰

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
 即示以大水傷害稼穡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

將何屬當以董
劉何三家為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

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
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

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亭大事表云今桐亭在開封府封

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亭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

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

約備彊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

故繁露竹林去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

所据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

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

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公至

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

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即上二

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

下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初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禮記

揚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

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濇

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為獻

公卒子真公濇立卒子敖立是為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

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立

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

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武宮非禮也注

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

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

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

公羊義疏五十一

七

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

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

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

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入祖后稷殷則六

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

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

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

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

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

四故為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王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

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

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

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

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七廟始封文

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為論而已是鄭何與韋元

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為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

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

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

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

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

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

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

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

主所藏曰祧違經正又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

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

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

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

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盧

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公羊義疏五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曰
 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祫職奄人
 女祧每廟三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
 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三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
 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
 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
 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
 證驗七廟之說為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
 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
 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
 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
 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
 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
 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
 似高圍亞圍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
 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
 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
 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
 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
 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為無服
 之人制制亦不為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
 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

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為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
 据偽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為證呂氏春秋引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
 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
 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
 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三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
 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為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
 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
 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
 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
 葬日月之數為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
 其實劉歆所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
 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
 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
 未以五廟為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

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為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為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即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為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夫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宅國之臣初來在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為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為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為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為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

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即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為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為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祿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祔廟以祔祔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侯之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

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
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
廟即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為庶人
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
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洙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
祫祭之於壇璋正義此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通為大夫
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也是也
師說云大夫主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祫於
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
也干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
權上祫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
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
俗薄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即譏立武宮義也
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
言多誇大之詞未可據以為實也故被正義云武公之廟立
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魯遂
魯公而巳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
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
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
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
○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疏引服虔云鞶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鞶之戰不相負也又
二年傳云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
出相與踰闕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木而言之左
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為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
自夸不徒立毀
廟為非禮也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為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
鄆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鄆國也杜所

本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也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為蟲

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魯取叢信二十

二年公伐邾婁取須朐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

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
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

盟之國
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為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疆楚楚

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

王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即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申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樂書帥師侵鄭是又侵

之也注故去至伐喪注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

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樂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

樂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注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

不慎鼯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痛重有災也不

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

鼠疏穀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注鼯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鼯小鼠也

玉篇鼯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有或以為鼠爾雅釋獸云鼯鼠

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鼯鼠

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為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鼯鼠深穴乎神巨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鼯

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鼯穴非一撲之所能塞也蓋鼯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鼯小鼠

也博物志春秋書鼯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

諱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顯政魯將從此衰天怒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角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妹鼯鼠齧郊牛角何氏即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收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至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鼯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雨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為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鼯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牛牛牲而設福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穆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其牲以授充人繫之性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碩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其敬者如此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据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郟注

吳國見者罕與申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

進疏

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

南過郟縣西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郟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郟以郟子鳩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云故國少昊

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為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郟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為陳

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繆略云

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滄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

間無異
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

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其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

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來

大事表云

今為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

入郢之禍

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

相去三十里

夾淮為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為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為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

下蔡矣方輿紀要

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

於他書均

未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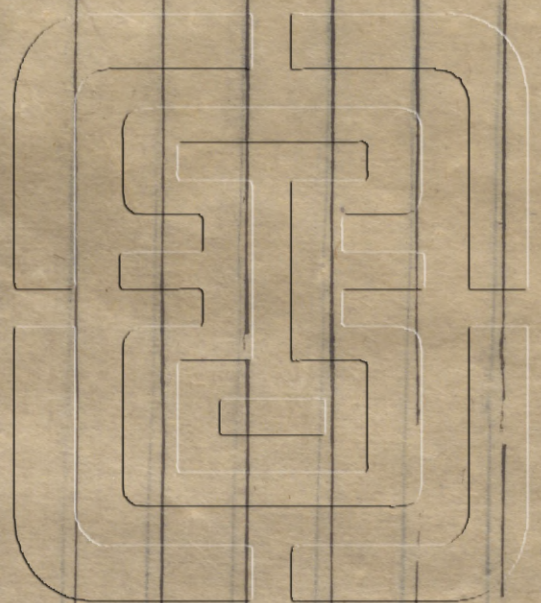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

○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為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為

輦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一

昭文孫同康參校

